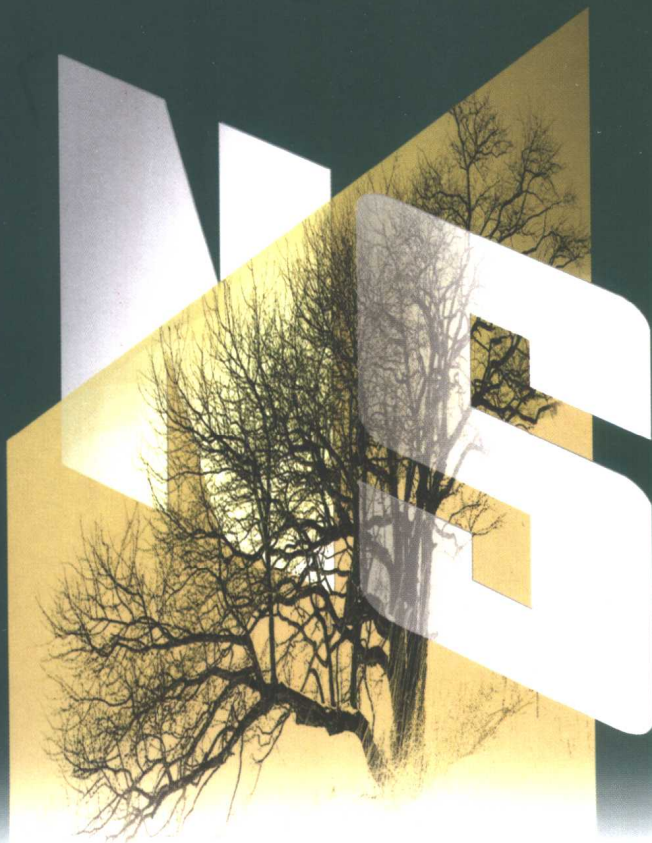


叶辛新世纪文萃·散文随笔



叶辛 著

我生命的两极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辛新世纪文萃·散文随笔

我生命的两极

叶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生命的两极/叶辛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叶辛新世纪文萃·散文随笔)

ISBN 7-208-05075-9

I. 我... II. 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86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王震坤

美术编辑 傅惟本

· 叶辛新世纪文萃·散文随笔·

我生命的两极

叶 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64,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 7-208-05075-9/I·143

定价 18.00 元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去贵州山乡插队。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多年来，共出版四十多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长篇小说《基石》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1984)。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播出后，在国内引起轰动，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因创作上的成就，于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

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

总 序

-1-

1990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对于故乡上海,我不能说是陌生的,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19年;以后由于探亲、改稿、开会,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多少也是晓得的。但我又不能对上海十分熟悉,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生活在贵州,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是那么的遥远。

而创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诸如弄堂、公寓、大楼、小院、单位、马路、城市的感受,对于人际关系、人物命运、社会风云的感受,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一些同行遇见我,经常问,在你的散文随笔中,怎么总会提到贵州?一些读者对我说,你有一种贵州情结。一些老同志见了我,会指着我说,我们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是啊,我生命中长长

的一段岁月，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上海和贵州，这是我生命的两极，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也抹不去。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就取名为《我生命的两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尽管写到省城，写到上海，写到香格里拉，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华都》，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也许，对于我来说，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

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的一生中，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题名为“叶辛新世纪文萃”，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

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

谢谢！

叶辛

2004年1月18日

目 录

总 序	1
-----------	---

-1-

罕见的屯堡奇观	1
---------------	---

难抵安顺\奇怪的“京”族\戏剧的活化石——地戏\“京”族之
谜\地戏和军傩\傩戏面具\屯堡景观

九寨沟之旅	21
-------------	----

猫跳河的激流	30
--------------	----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	35
-------------------	----

二十年的蹉跎村	40
---------------	----

巧合	45
----------	----

神奇彝家太阳女	48
---------------	----

山寨四季	52
------------	----

冬溪\春潮\夏泉\秋水\雾岚

上海四季	65
------------	----

雪冬\春天\黄梅\盛夏\台风

永留记忆的旅途	77
---------------	----

我的心愿在山乡	80
---------------	----

流动的青春河	82
--------------	----

恋爱豆腐果	87
-------------	----

等水的日子	90
-------------	----

大路	93
----------	----

买得青山只种茶	96
---------------	----

共和国 50 年	99
童年看山	103
教育与希望	106
小小老照片	109
读书的烦恼	112
家的感觉	116
陪伴老年	119
时尚如风	122
“天上街灯”串起璀璨景	127
百年老店邵万生	130
街头的风景	137
春天的新茶	140
上海人的“轧闹猛”精神	143
爱神花园的白玉兰	146
水乡朱家角	150
七宝茅台	154
形态万千看彩云	157
放棹西湖月满衣	159
金秋的雷峰夕照	162
宁波的水	165
扬州感言	168
电及其他	171
彩票是一颗话梅	174
牧牛和牧牛图	177
钓鱼山上钓鱼城	181

独钓中原一小城\女人·祸水或功臣

遭妒忌的刘基	188
陈圆圆归隐之谜	191
事情的缘起\天台山的传说\陈圆圆其人\死亡之谜\何处理 艳骨\魂归之地\种种疑惑\悠悠龙鳌河	
震中在日月潭	212
附录 说说《孽债》	216
情债难偿	216
神奇的西双版纳	220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	225
《孽债》出炉前	230
《孽债》和老谢	235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	243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	249
《孽债》播出前后	254
对于《孽债》的批评	260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	265
《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	273
与共和国同龄(代后记)——作家叶辛访谈录	279



罕见的屯堡奇观

难抵安顺

这是深藏于我心中，久已想写的一篇文章。

说起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插队落户的山乡修文县久长，古时候的名称叫狗场坝。插队的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在蛮荒偏远一点的大山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仍叫猫场、鸡场、蛇场、羊场什么的。可能是久长离公路近一些吧，一些文人雅士嫌这个名称过于俗气，依谐音给改了久长。

久长这地方，属于贵州省的安顺地区。我们一帮外来的知识青年，很快就发现，省会城市贵阳，离我们要近一些，相反，地区所在的安顺，却离我们很远。好多知青贵阳已去过多回，安顺还一次都没去过。

我是直到插队第二年的秋收以后，才得到机会去安顺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季节，“文革”中的武斗已逐渐平息。我在贵阳坐上了一辆卡车，去往安顺。说是坐，其实是站着。卡车的车厢里并没有座位。但这卡车却又是卖

票的，贵阳到安顺的客车票原本是二块二角，只因是卡车，他只收我们一块五角。说是打折。那么长途客车呢，原来前几年的武斗，客车时常被用来横在马路上挡道，全都开不得了。现在刚刚恢复交通，只能征用一些工厂的卡车暂时用着。

这卡车交通也不正规，要开就开，要停就停，开开停停地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在离开安顺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则死活不愿往前开了。说安顺就在前面，十几里路，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你们就走着去吧。

同车的旅客自然不依，和司机、售票员争执。争了一阵子也不起作用，卡车调过头，鸣了几声喇叭，扬起一片尘土，开走了。

于是乎我们就顺着贵黄公路往前走。贵阳到安顺，照理应该叫贵安公路，为什么要叫贵黄公路呢？

那时候年轻，我什么都觉得好奇，什么都要问。一问才知道，原来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安顺的前面。公路一直修到黄果树瀑布，故而就叫贵黄公路。

到贵州快两年了，对贵州的山水土地，我已慢慢地熟悉。在敞篷卡车上眺望远近山野时，我已经发现，车开过平坝县的时候，这里的山野村寨，带着一点秀气，也带着一点雅气。和贵州其他地方的景观有点儿不同。下车以后走不多久，看得更加细了，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奇怪的“京”族

一路走过去，只见公路边，两旁的田埂上，远远近近



的村寨里外，男子都穿着长袍和尖头钉鞋，女子更是清一色的古装。

日常的穿着打扮，显然和我们不一样。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我认定他们是少数民族无疑。只是，他们肯定不是我已见过的苗族、侗族、布依族。

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呢？

迎面就时有担着空水桶去井边挑水的姑娘和妇女，我不由颇有兴味地暗自对她们细细地观察着。她们身穿天蓝色的左衽布大袖长袍，领子和袍袖的边沿镶着红艳艳的花边。同行的知青不由笑着调侃道，你们看，“文化大革命”盛行的红色，都传到少数民族的服饰上来了。

但是行不多久，我就发现，红色的花边只不过是她们选择的众多花色中的一种花色而已，在一路我们遇见的妇女身上，除了红色花边，各种彩色的花边都能见到。她们的腰间还系着真丝的黑色宽带，缀有乌黑发亮的丝罗带。

一路走着的贵州人告诉我们，识别迎面而来的女子已婚和未婚，只要瞅发式就行了。未婚姑娘往往是长辮过膝，不挽髻。已婚的就要挽髻，插着银制或是玉制的十字。还包有头帕，老年妇女包黑色帕子，中年妇女往往包的是白帕。

边行边看，我还有两个发现，一是我们眼前看到在干活的，无论是去水井边挑水的，还是在远近田土里干活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子，几乎没见男人在像模像样地干活。二是这些人的说话口音，和我们逐渐熟悉起来的贵州话不一样，听她们远远地和人挥手打招呼、尤其是拖

长了声气吆喊的嗓音，很像是北方某地的方言。

正是这两点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农民迥然不同的地方，使我产生了疑惑，我不由得问一路同行的贵州老乡，这是哪个少数民族。

贵州老乡说：“他们呀，是京族。”

于是我就记住了他们是京族的说法。走过离公路边较近的村寨，我还细细地打量着“京”族人的生活环境。和卡车开过的平坝相似，“京”族的寨子往往都建在挨着山坡脚的平顺地势。青山绿水，绿荫掩映着青砖的瓦房，缕缕炊烟飘散中，那水色、那情调，恰似我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比起我插队的寨子来，明显地要强一些。

回到砂锅寨，我翻开从上海带到乡下的新华字典，进一步的疑惑产生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是有京族，但是字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京族在广西防城县的三座小岛上，一共只有五千多人口。以后又查书籍，我发现广西京族不是我见到的“京族”，不但服饰不一样，就连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那么，贵州安顺附近的所谓“京”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戏剧的活化石——地戏

彻底解开这个谜，是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事了。

况且事情还有一点偶然，那纯粹是从我开始观看奇特的地戏演出引起。

地戏复苏于 80 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贵州乡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好转，乡民们有了饭



吃，手上有了活钱，身上的服饰自然多多少少地讲究起来，我插队期间看惯了的补巴叠补巴的破烂衣裳，逐渐消失。丰收以后，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们已不满足于燃放鞭炮欢吃狂喝一顿。他们要乐，他们也要有文化生活，表达他们人生的存在和喜悦的心情。

于是地戏演出就在乡间复活了。

那时候我已在贵州省任《山花》杂志的主编，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贵州省音协主席的办公室，休息闲聊的时候，他几次热情地要我去乡村里看一看地戏，他说现在地戏可了不得，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竞相前来研究，被称为是戏剧的活化石。说话间，剧协的主席也跟着来帮腔，说剧协要和音协组织的侗族无伴奏大歌一起，让安顺乡下屯堡演出的地戏，到法国去演出。这两样原汁原味的艺术样式，是喜欢古朴艺术的法国人指名邀请的。

这么好的东西，不看当然是很遗憾的。

于是乎，候准了季节，在去安顺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几次地戏的演出。

所谓地戏，实际就是在平地上演出的戏剧。但是在贵州的乡间，要找一块彻底平顺的坝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看到的地戏舞台，仅仅只是山坡、寨子中央的晒谷坪、及相对平顺的坝子上的演出。观众大多站在坝子四周的山坡上，或是村寨团转的木板房上、树上、坝墙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赏。那气氛很像城市路人围观“猢猻出把戏”那么一种情景。只是气氛要热烈得多，大人喊、娃儿叫，姑娘们穿上花衣衫、小伙子往往蛮横地抢占着最好的地形，唯恐在观看中漏掉了精彩的一招一式。



地戏的演员们不像一般戏剧中那样须脸部化妆，而是穿着一色的蓝黑双色的长衫，黑面白底布鞋。同其他戏剧不同的是，每个演员都戴着一只木雕的面具。形象生动，神态各异，雕刻的手法十分夸张。考究的面具必然连着头盔，油刷得金碧辉煌，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面具雕出的形象，便是剧中人的身份。扮演者都十分自由，男人可以演女角，反之，女人也可以演男角。戏演出的过程中，有唱、有打，也有对白。对白的声音又使我想起似曾听到过的北方话，对白的韵律总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曾经在孩子们中间盛行一时的绕口令：“蜜蜂叮痢痢，痢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细细地听着绕口令一般的对白，让我有了新的发现。

就如同现代地方戏剧中的对白不易听明白、听懂一样，地戏的对白必须入神细听，才能听出点儿道道来。

当我奋力挤到前头，听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话语的时候，我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晓得后面还要说些什么了。果然，那几句我熟悉的吟诵从演员的嘴里吐了出来：

前面摆起三条剑，

后面架起九丛矛。

前面来者剑上死，

后面来者矛上亡。

-6- 这韵律，这节奏，是我插队期间从砂锅寨娃娃们嘴里经常听到的呀。

地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武打了。



地戏的武打是任何现代戏剧舞台上都没有的表演程式，俗称“套路”。一旦戏演到高潮，矛盾尖锐、武打激烈时，那套路便一一变幻、有板有眼地转换起来，就像是千军万马在那里死命地厮杀。

最令我看得出神并终于开窍的，就是这厮杀。因为无论哪个名称的套路都得跳，跳得激烈之处，演员们全都进入了角色，锣响、鼓也齐，坝子里地坪上的尘土跟着飞速踢踏腾跳激越的脚步轻扬起来，那情景活似硝烟弥漫的战场。围得密密实实的观众群自然更是鸦雀无声，一起进了戏。一场戏结束，必报以热烈的掌声。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明白，这轰动一时的地戏演出，少不得打，少不得跳。故而在当地，演地戏也叫跳地戏。

正是在看了几出地戏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如果它真是戏剧的活化石，那么在我插队落户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看过。只不过那时候这玩艺儿不叫地戏，叫“跳神”。

有一回，是寒冽的腊月间了，隔邻寨子上死了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有人说他家是四世同堂，有人说如果把刚出生不久又只会哭不会说的那个小孙孙一起算上，他家这是真正的五世同堂了。

这么一位有身份的老人离开人世，总是要热闹一番的。四乡八寨的亲属赶来参加吊唁，人多得一个小小的寨子上住不下，不少客人因此住到了砂锅寨来。我那时在大队耕读小学里教书，有个学生就是死者的重孙，于是也跟着寨子上的小伙子们冒着冷风细雨，去看了一阵子热闹。奇怪的是，老人家中并没有多少悲伤气氛。围着